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二十九回 定佳期母子欺閩女 聽實話夫婦露真情

且說夏均祥在趙夫人面前說了一番苦情，以為把妹子與葉家做親，兄妹兩人皆有好處。趙夫人聽他如此說法，乃道：「雖是這個說法，華家現在還有人在此地，難道就不曉得？不前來爭論？到了臨時，鬧了出去，豈不是為人恥笑？而且你妹子也未必肯，你倒要想想才好，不要亂來。到臨時上臺，不得下臺。」均祥道：「只要母親答應，這事未有不成的。華家既做了犯罪的事，莫說他不敢來，怕連牽累，就是前來，我也有話回他。從前雖然做親，卻因是個好人，讀書上進。現在犯罪為盜，永遠監禁，我家就肯把人與你家娶，你家怎樣娶法？且從前不過是句話，又未行茶下禮，立定婚書，還怕他怎樣？至於妹子那裡，也可想法。或說華太太現在有病要他他去沖喜，或說兆琨被人聘請到外路作募，暫時不能回來，故此要娶了回去。妹子是個女流，那裡曉得這樣清楚？只要過門之後，把臉一開，做了少奶奶，他看見葉家那富貴，再把華家的事細細告訴他，想他也是個明理的。」趙夫人究竟是婦道，被兒子這樣一說，也就沒得話說了。但招呼道：「做雖這等做法，惟是不能露風。你妹子的性情你是曉得的。」均祥見母親肯行，已是喜出望外，連忙回說「曉得」。走了出來，叫人去找王瑤。一會工夫，活嘴已到。均祥就把方才的話對他說知，叫他趕緊前去辦理。活嘴也是歡喜，心下想道：我想了些主見，今日方才成功。眼見得兩邊的謝媒拿准了，隨即說道：「你這裡既然說通，那邊無不答應的。就是這裡銀錢不足，既是親戚，也無不可通融。」均祥聽他說到此地，也就對了心意，低低說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如做這事，我一應妝奩尚未備辦，你能代我借二三十銀子，隨後定然奉趙。」活嘴道：「此事不必煩心，我即刻回去，同令親說過，先送一千銀子與你這裡先用，隨後如數奉上便了。」說著起身回去，不多時果然前來，道：「現有白銀一千，權望收用。」均祥得著這些銀子，心下豈不快活，連忙來到後面，將銀子交與趙夫人，道：「這是人家禮帖，怕無人置辦妝奩，故此先送這一千銀子，讓我做面子，隨後還有二千。這頭親事從那裡找去！」趙夫人也無話說，收了下來。

次日一早，活嘴又來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吉期是定了二十一，十九過禮通信，所有一切妝奩，概不爭競，請你照辦是了。所有媒人，就是小弟與洪鵬程。」均祥一一答應，又謝了昨日的銀子，然後活嘴辭去。均祥想到今日已是初十，不過有個日子，雖然說不爭競妝奩，面子也要做的。連忙進來與趙夫人商議，先開了衣單以及動用物件，然後說道：「抹子那裡也要告訴他一句才好，還有多少事件要他自己做的。到了臨時匆匆忙忙，他疑惑起來，反為不美。」趙夫人也以為然，母子二人空房中議定，一同來到後面，在瑤雲房中坐下。慶喜就有點疑心，說道：從來我們少爺未到後面來過，今日前來莫非是前日的事情？他就一人站在旁邊，看他們動靜。趙夫人先說了些閒話，然後喊慶喜道：「今日華家有人前來，你曉得麼？」慶喜會意，也就答道：「聽說前面來客，不知是那個來此，太太說華家來人，是為何事呀？」趙夫人道：「你這丫頭倒呆了，難道小姐把人家定了，還有總不娶的麼？現在本省學憲愛你姑爺的文才，特地前日著人來請他同去閱卷，考試之後，仍要帶他進京，大約有三五年才回。華太太現在回家在急，因此擇了二十一的日期。人真不可貌相，那樣一個少年孩子家就有人來訪他，還可送一千銀子做聘金，所以有錢做這件事。你少爺已經答應下來，此刻與我來這裡告知你小姐的。」

趙夫人說畢，就對著瑤雲道：「你可聽見，娘兒們在這裡有甚害羞，你要什麼東西，可對我說，好同華家去要。」瑤雲聽見這番話，自己不開口，心裡甚是疑惑，道：華家現在服中，怎麼能做這事？難道不怕違例？只因均祥坐在此地，不好動問，只得低著頭，一言不發。慶喜在旁也是疑惑，連忙問道：「太太說華家要娶，他家現在還未除服，何以急急要娶？」這是慶喜有意問他這句話，看著臉色，趙夫人本是被他這句話問得唐突，暫時回不出來，兩個眼睛直望著均祥。均祥趕忙說道：「你不聽太太適才所說，他家是因學憲請姑爺進京，有三五年才得回來，此時雖是說娶，不過是瞞著外人，完全其事，也不是驚官動府的，那有人來問他。」慶喜見均祥強詞說項，也就不敢再說。答應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只是太匆促了。」均祥還怕他追問，故爾牽著別話混了過去。然後同趙夫人出來，議論別事去了。

這裡瑤雲聽見均祥那些話，格外疑惑，見房內無人，望著慶喜道：「你才聽見，那個裡頭說話，大約總有緣故。華家不知怎樣說法？」慶喜此時雖然明白，也不敢驟然說出，只得勸道：「小姐你莫疑心。難道夫人還把苦你吃不成。我看這事倒是真的。」瑤雲哭道：「你莫來哄我，我已早看透了。你聽見個麼，可告知我，也好早些打算。」

慶喜道：「我真未曾聽見，既然小姐疑惑，好歹還有幾天，讓我慢慢打聽。有什麼別情，來告訴你是了。」瑤雲只是痛哭，就要叫他去問。慶喜道：「這是不能著急，你問急了，反而沒得消息。我看小姐後且安息安息，無論怎樣，總要有幾天辛苦。現在哭也無益。」說著代他鋪好了牀，伏伺他睡了。自己一人卻是納悶，想了一會，道：前日我明明聽見兆琨遭了禍事，定成永遠坐牢之罪。現在忽然來娶親，做鬼也想不到。連太太都跟在裡面說謊。我打聽真了，若果有別事，卻苦了我們這位小姐了。看看天已不早，正要收拾去睡，忽見前進腰門未關，心下想道：此刻人已睡熟，我且悄悄的在門外聽聽，看少爺在房內說什麼話。想罷，一人捏著腳步子來到前進，隔著板壁細聽，先後都沒有動靜，

過了一會，只聽裡面有銀錢聲音，他就轉過身來，在板壁縫內探望。只見均祥取了一大包銀子，在燈下數那分量。徐翠蓮在旁問道：「昨日已經送來一千銀子交與太太，今日這個又是那裡來的？」均祥笑道：「你們不聽我說，耽擱這幾十日，現在可想法了罷。可見這門親事做的是好，這個銀子也是活嘴今日帶來的。」徐翠蓮道：「你的主意是不錯，就是太毒些。人家好好的功名，硬說他是個強盜。雖不害了他的性命，已是抄家受刑。我看這個事是做不得的，我們家中還是一個人不曾曉得。若是過門之後，在葉家鬧起來，我看你那個罪也不容易受。」

均祥見他說了這話，連忙用手代他把嘴遮住，道：「你真瘋了，現在方且瞞著，今日我們在他房裡說話，慶喜這壞丫頭最刁，還說是服中不能娶親。看他那樣情形，已有幾分疑惑，你此刻再這樣說法，若被他聽見，豈不誤了大事？」徐翠蓮道：「我不過同你閒談，那裡有這樣巧法。我看你也要留神些才好，華家多少也要把他點銀子，讓他家有碗飯吃。你想可憐不可憐，兩個兒子活活的坐在牢裡，湯德元又被洪鵬程用金鉤子治死，叫他一家靠誰照應？」均祥見他仍是不住嘴的說，著急道：「好祖宗，我曉得了，你可不必再說。我現在眼睛跳呢，早知道不告訴你的。嘮嘮叨叨鬧個不清，現在外面不知有人沒人，我出去看看去。」說著自己取了燭臺，就往外走。

慶喜一嚇，趕忙望後就跑。才出了腰門，忽聽天上叫了一聲，寒毛直豎。均祥即「哎喲」一聲，跌倒在地下，手中燭臺已拋去多遠。徐翠蓮忙跑出來問道：「你怎麼這樣？」均祥睡在地下，呆了半天，扒起來就跑進房去，隨即將房門關上。不知究竟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